

(台灣) 廖 輝 英 作 品 系 列

你是我今生的守候

主編
常君實

中國文联出版社

(台湾) 廖辉英

你是我今生的守候

主编 常君实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是我今生的守候/廖辉英著. 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1996.1

(廖辉英作品系列/常君实主编)

ISBN 7-5059-2409-5

I. 你… II. 廖… III. 言情小说: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00346 号

书 名	你是我今生的守候
作 者	(台湾) 廖辉英著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尹龙元
责任校对	尹龙元
责任印制	邢尔威
印 刷	平谷县胶印印刷厂印刷
开 本	787×1092 1/32
字 数	163 千字
印 张	8.25
插 页	2 页
版 次	1999 年元 4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
印 数	1—10 3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2409-5/I·1764
定 价	10.5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1

突然回来，匆匆离去，停留不及三天，袁初阳又行囊简单的离开家，投入他那类似自我放逐的旅程。

袁深仍然很沉默，经过了两年的睽违，他似乎已放弃父亲训诲子女的权利，特别是对初阳。袁宋南芝也大异往年，不再絮絮追问长子的去处，也许她逐渐明白，能熬过那两年管训日子，大概再无其他日子是初阳过不下去的了。

初阳搭车直抵高雄，找了家小小的旅店栖身，每天买报纸看分类人事广告之余，也亲自走访大街小巷寻机会。老实说，他并不是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或能做什么，脑子里唯一的信条就是：要栖身在一个不需要学历，但发展性大的行业。

为此，他做过拆船工人。一个月之后，他终于明白，拆船虽然有厚利可图，但买下一艘废船，对毫无余荫的升斗小民而言，却是天文数字。他发觉这个梦想太遥远而不切实际了，除非他有一支下金鸡蛋的母鸡蛋。

他在鼓山区分租了一间小小的房间，只有最基本的一张床和一张木桌。经过了小琉球那些岁月，他早已习惯生活素朴到只维持最基本的条件。

第二个月时，他买了台小小的收音机，收音机播放的节目，变成他最大、几乎是全部的精神生活。偶然转到某个教英语的频率，他发现自己的英语虽破，但初三程度的课程，倒也听懂好几成。由于太寂寞，有时间，而且又听

出兴趣，所以他每天一到时间就收听，不久也买教材跟着研习。

袁初阳小时也是和他同时期的孩子一样，看漫画长大。初阳的漫画没有师承，但笔触活泼慧黠。初中考上省中，美术课上水彩，老师发现他的天赋，曾遴选他参加校际比赛。可惜后来因联考挂帅，以及他自己变坏，自然也就没有人注意这“坏学生”的特长了。

一个人住在异乡，精神领域不再设有枷锁，初阳开始出于自娱的画画这样那样的图。

拆船的工作做了月余，虽觉没有前途性，但一时之间也很茫然，不知自己还能做什么。

写回去的家信仍如以往一船简单，只是例行报平安而已。现在，等待着召集令下来，每日都在种种思索和探测中摸索自己的前途。

有一天行经一家画看板的招牌店，出于好奇和无聊，初阳站在那里看着他们用木板画着分割画面的电影广告。木板有未画或画好的，初阳自己用目光将它们拼凑着看，是一部叫《爱你、想你、恨你》亚兰德伦主演的电影。

他已经很久很久不接触电影这类所谓艺术的风花雪月了。有关这些纯美的最后记忆，意然是在倪玉琳家看电影画报，以及和玉琳、贺华洋、华妹一起去看《西城故事》那一次。

想来他最美好的人生，就在两年前的当时画上句点。

初阳不意自己到了今天仍有脆弱的一刻。像他这种人，根本不配去回忆的，回忆只会削弱他往前生活的意志。

但他仍没有离开。他痴痴看着工匠用彩笔上色、描线、写字。两个画看板的工匠中，年纪大的看来熟练许多，年纪轻的就逊色多了。

初阳站在那里看得很久，久到那年纪大的男人开口问他：

“少年的，有兴趣吗？”

初阳十分赧然，但仍坦白说：

“有兴趣，不过没画过。”

“要不要试试？”中年男人索性停了画笔，说道：“我刚走了两个学徒，都只是半师，还没出师。正欠人手——你要不要试试？”

初阳相当意外，问道：

“是怎样的情形？”

“你是外地来的？”

初阳点头：

“这样啦，管吃管住，初学时给你六百。因为你是初学的啦，吃亏一点，赶工时要帮大家煮消夜。平常就是画，当然先教你。所以初期你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帮忙挂看板。”

“挂看板？”

“是啊，看板画好了，要挂到戏院上头去，必须挺得住抓高攀危的，惧高是不行的。另外，因为要换片时才换看板，多半都在夜里工作。”

初阳听着，钱是很少，比拆船工少太多了，但这虽也是“工”，却多少有点技艺，反正他对前途一片茫然，换个工作试试看也好，最起码自己画画还有点天分和兴趣。

当下谈妥。

初阳回去辞了工作，退了租屋，不到一星期就真的搬到看板店去工作了。

真如张老板所言，初期工作大都是帮着挂看板。夜里趁着人少不会发生意外伤人事件，他们六、七个人爬上竹木架，搏命式的将用一双手扶撑非常吃力的大看板拼好，惧高、危陡加上使力，当夜风猛一袭来，手没抓稳很容易就摔跌下去。

张老板的生意很好，高雄几家首轮戏院的看板全给他承包。初阳仔细观察，的确他们这家画得比较不离谱。人，还是得做他那行中最好的，最好的机会才大。

在看板让工作，薪资少，工作量大，经常得半夜出去吊看板，老实说，日子不太好过。不过，管吃管住，赚的钱悉数存起来，初阳倒觉得颇为划算。

他仍然有一搭没一搭读着英语，未来也还是茫然。他时常夜半惊心，自问是否从此真的要厕身在劳勤阶级？那一张拿不出去的身分证，一个什么也不在行的自己……而日子，却不因这些困扰而停摆。

而这种日子也只过了四个多月，召集令就下来了。

张老板有点意外，但也很有风度的接受，还殷殷要初阳退役后再回去跟他学，他说：

“学成了自己当老板，吃饭没有问题啦。不然当师傅，薪水也可以。”

初阳由衷的向他道谢，张老板具有南部人的忠厚，不曾察问初阳的底细。而且，因为初阳沉默勤奋，他还特别

照顾着他。

就这样，初阳身上揣着三千块钱回台北，到家以后，悉数交给母亲。不数日，应召入伍。

而那几个月当中，却正是贺华洋和倪玉琳生命历程中，第一次最混乱的时候。

大二下学期刚开学，倪玉琳开始发觉自己身体起了变化。两个多月未来的月事，本来没有引起她的警觉，因为一直到现在，她每次的“好朋友”都不准时。不过春节一过，玉琳便闹呕心翻胃，胃口又差，一副病恹恹的模样。

玉岚先发现异状。一年多以前，她才陪一位同学去拿过小孩，怀孕的症状她印象深刻。

现在，自己的妹妹经常呕得惊天动地，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，陈嫂很快就会发现异状，那就表示父母亲都瞒不住了。

玉岚对于要私了还是要告诉父母，也很经过一番挣扎。

玉琳才念到大二，何况交往对象又是爸爸极不赞成的。以玉岚自己的经验看来，爸爸一定会有办法叫妹妹放弃华洋选择别人。既然如此，玉琳与华洋之间的种种，越少人知道越好；如果爸爸知道了，不知会对玉琳怎样？

但是，堕胎这种大事，她无法替妹妹做主。手术做完时，她看着手术后脸色死白的同学躺在床上，吊着点滴昏迷着，等到醒来，却是哀哀哭疼，护士也不管，只叫玉岚帮同学揉肚子。她印象最深刻的是，吊完点滴送同学回去，半路上同学哭了起来，叫道：

“我流了好多血，不停的流，我要死了！我会死

.....”

玉岚看到血珠子滴在同学的脚踝和小腿处，鲜红刺眼。玉岚也吓坏了。两个人哭哭啼啼又转回医院，上了手术台，医生只若无其事的抛下一句话：

“不是叫你要把塞着的棉花拿出来吗？没事了。”

然后，玉岚扶着那虚弱已极的女同学走出医院，心里害怕到极点，担心那女孩就那样死去。还好除了心理创伤之外，几天后那女孩又若无其事似的来来去去了。

倪玉岚可不要自己妹妹去冒那个险，如果要坠胎，一定得要爸爸妈妈出面，她不敢擅自做主。

可气那玉琳，自己却一点也不知觉。

“你跟圆华洋说了没？”玉岚看玉琳呕得翻肠掏胃，明摆着事情是拖不下去了，因此决定挑明着讲，速战速决。

“说什么？”玉琳傻呼呼的问。

“我看，你会不会怀孕？”玉岚没有经验，怕看错了，因此采用试探性的口气：“我虽然不知道，不过看到别人情形就像这样。”

玉琳一听，一张脸慢慢一点一滴失了颜色。是啊，一直以为是胃痛，原来如此！

“你去检查了没有？”玉岚又问，这下子她可是从妹妹神色落实了自己的猜想，几乎是八九不离十的可以确定了。

玉琳心慌慌的，从未想过这个问题，不想一下子就遭遇到，这可怎么办才好？她才二十岁，大学才念到二年级；爸爸不同意自己和贺华洋交往；而且，华洋也只有大二，总不能……

“最好去检查清楚，听说怀孕太久，拿掉会有危险。这件事我不敢帮忙，太严重了，一定得告诉爸爸妈妈——你到底听到我说的话没？玉琳！”

“这个，要去那里检查？”

“当然是妇产科嘛！”玉岚不禁抱怨：“你怎么这么糊涂？”

总认为妹妹冰雪聪明尤胜自己，那晓得“性事”对全然没经验的女孩一点也不宽待，碰上了，尝了禁果，接下来便是逼得你非食不可的苦果。

“姐，那怎么办？”玉琳这时才想通一些事，也才意识到情形严重起来，所以开始着慌。

“我先陪你去检查，还是——”玉岚也并不笃定自己的想法正不正确，犹疑着探问：“还是你希望贺华洋陪你去？”

“不，姐陪我去。”玉琳立即决定。

“这种事，你该给他知道，毕竟是他闯的祸，不能让他没事人似的。除非——”

玉琳很快问道：

“除非什么？”

“除非你决定要离开他，这件事就不用告诉他，否则有些男孩子很卑鄙下作，可能拿这事敲诈我们，不然，他只要随便对外人讲出去，你的名誉也完了。”

“你说什么呀？姐！华洋不是那种人，而且我也没打算离开他。”

“打不打算离开他，不是你能决定的，爸爸对于要接

棒管他事业的人，挑得很严格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华洋绝对通不过的，妈都跟我说了——院非你放弃爸爸和爸给的一切，但那样对爸不免太残酷了。”

“爸如果硬要人家听他的，不管别人的感情呀……其他，不是也很残酷？”

玉岚不答，想了好一会儿才说：

“贺华洋是长得不错，但除此之外有什么长处？如果爸爸不肯帮他，我不相信他养得活你，他家又穷……有时我想到这件事，真的替你担心。”

预定一毕业就要跟一位准医生订婚的倪玉岚，和交往两年多男友的爱情，不也曾如火如荼、如胶似漆的燃烧、并且私许约诺要共度一生？然而一旦承受压力，玉岚的风向，既转得迅速又彻底。这件事给玉琳的震撼相当大，第一次，她对所谓的爱情力量产生怀疑，原来以为相爱就是要相守，这是再天经地义不过的事了，谁知不然。

除此之外，她也见识到父亲的“力量”。而这力量是来自于有经济力的父权。

想到经济，玉琳便不能不立即想到自己现在所住的优渥的屋子，那当然是相对于贺华洋家而论；以及每个月父亲给她们姐妹的用度。由此不免自然而然的再想到贺华洋的经济力量。华洋现在要养家当然不可能，莫说他还没有毕业，毕业后也还得服役；在此之前，贺家是一点点钱也拿不出来给他们两人用度的。

真该死！怎么会就这样怀孕了？她的书是还要读下去的，这是不用讨论的事。华洋当然也如此，不然岂不会被

父亲更有理由看不起？

但是，这孩子怎么办？如果真的是怀孕……会不会不是？她的月事经常是不准的……

“玉琳，我是说，孩子一定是要拿掉的，反正你们两个现在都还要读书。而这件事一定得保密，不然，如果让人知道你怀过孕，将来谁还敢来说媒？”

玉琳听着玉岚的话，觉得姐姐真乡愿，平常看她对华洋和华妹亲热殷切，宛如大姐姐般的，谁知原来好心里并不赞成华洋。还是玉岚把爱情和婚姻当作两回事，分得清清楚楚？

玉琳想了许多事，也设想了好多情况，却是越想越慌、越没主意。

“你还是该先去检查，或许虚惊一场，根本不是那回事。”

第二天上午，玉岚十点下课，特地回来，陪玉琳找了一家看起来光明敞亮又不甚小规模 of 妇产科检查，最少外表还让人觉得可靠点。

检验结果真是怀孕。医生也不问她什么，就把预产期告诉她，还吩咐她下次按照日期来做产前检查。

猜疑落实，玉琳心里直呼倒楣，别人都碰不上怀孕这种事，却偏偏给自己撞上。本来恩恩爱爱可以跟华洋多玩几年再结婚，现在却来了这不速之客——她得跟华洋商量商量，看他怎么说，尽管玉岚主张不该让华洋知道，就当没这回事，把“它”做掉。

玉岚这下子觉得自己责任重大了。妹妹怀孕，以她父

亲的作风，很可能就是神不知鬼不觉将这件事“抹”掉。陈嫂虽跟了倪家好几年，只怕也不好让伊知道。

唯今之计，就是通知父母来处理，而且越快越好，玉岚当下就决定那个礼拜五连夜赶回苗栗。她又想，是否该把玉琳也一起带回去？只考虑了一下便放弃，因为玉琳此时那些怀孕状况，越少被人撞见越好，即使要将腹内那块肉解决掉，爸爸一定也会挑一个远离家乡的地方解决，所以玉琳这一阵子，人是肯定不必回去才是上策。

一经定下方针，玉岚便不再茫然，玉琳这一关怎么度过，仿佛变成她的责任。她因肩负了这个责任，整个人竟莫名其妙变得非常兴奋起来。

玉岚告诫玉琳不可让任何人知道怀孕事实，即连陈嫂，也以“流行感冒加胃炎”搪塞。为此，玉岚还特别叮咛陈嫂：

“给玉琳烧点清淡和特别的菜，不然她老没吃下东西会脱水，弄不好要打点滴便麻烦了。”

陈嫂只觉一向很有“主人”意识的大小姐，一年年的，越来越像个要当家的女人。与二小姐比起来，后者就显得单纯而孩子气多了。

问起玉琳要吃什么？回答却让陈嫂心下猜疑，原来玉琳想吃笋丝，焖肉也好，清炒也好，要带酸多一点的：还要两块客家传统做的豆腐乳。

玉岚回家的那天，玉琳强忍着心理的羞辱和无奈，以及生理上万般不舒服，一个人寻到贺家去找华洋。

那天可真不巧，华洋和班上几个同学在学校搅和得高

兴，意犹未尽一伙人又簇拥着到其中一位同学家去，吃吃喝喝、外加高谈阔论，搞到十点多钟才准备回家。

玉琳早在下午五点多钟就到了贺家，等到近七点，应该到家的华洋根本不见踪影，本来就有点毛躁烦闷的玉琳，却听到贺妈几句不知是有意还无意的话而更加要把持不住。贺妈是这样说的：

“也不知在外胡混些什么，最近都是不过九、十点不回来的。男孩子没办法的啦，管不住他。想想又好像不该太管他，毕竟将来也是要外面闯闯的人。”

玉琳两串眼泪就要夺眶而出。贺妈在这方面显然钝感，要嘛就是眼睛视力不佳影响了观察。她这时见玉琳不像要走的样子，只好留客人吃饭：

“晚上将就在这里吃了吧，我得赶快，切两样现成的菜来——要是华妹在就好了，她手脚俐落得很。”

玉琳谦称着不必，事实上她吃不下也不打算在贺家用餐。她有过一两次在贺家吃饭的经验，贺家经济不丰，贺妈动作慢，兼且又不擅待客，那两次开饭比一般人家晚了两三个小时，又见贺妈忙乱之余发脾气，菜肴上桌实在色香味没一项让人心服口服，玉琳只觉劳烦了人家，吃得又不爽口，以后便不太肯在贺家叨忧。

求像今天这样，她可真是想放声大哭一场。贺家死不肯装电话，按理这两年他们经济大有改善，两万块钱一支电话，不至于就拿不出来！玉琳真正是恨这种“不求进步”的人！穷，她是不觉得可耻，可穷人的某些习情想法，真的叫人不敢恭维。

玉琳当然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想这些事，外加评判贺家。她是那种绝对不懂得“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”和“一元逼死英雄汉”境况的、没吃过经济苦况的人。她抱怨这些，缘由只是因为贺家没电话，要联络华洋诸多不便；而这一阵子的华洋，越来越让人觉得滑溜得像条泥鳅，让人握不住、摸不着，打心底里觉得好慌。

她一个坐在华洋的房间里苦等生闷气，翻这翻那，兼且又闻到楼下厨房传来贺妈炒菜的油烟味，益加反胃欲呕。华洋的房间是特别隔成的小阁楼，由于正位在瓦房屋顶斜下来的下面，所以整个房间的天花板呈斜坡状，最高处，一个普通身量的人还无法站直身子，而必须向偻着。所以玉琳一直只有坐着，根本无法站起来踱踱步。

可恨华姝也不在家，华姝自进大学之后，一迳是这样忙着，忙家教、也忙着参加社团。

不知华姝交男朋友没有？她那样出色，而且似乎越来越自信、越明艳。两年来，她和玉琳之间反而不若高中时代那么亲密，除了各人有不同的生活领域之外，最主要是玉琳一心都在华洋一个人身上，把一切其他的人和事都忽略疏远了。

就在今天，在等待华洋未果的这个晚上，倪玉琳对于自己这两年的作为有了质疑。

她其实大可以辉煌灿烂过她的少女生活的。她很美、家境又好，可以有许多选择，只要她克服得了寂寞。

对了！就是寂寞促使她做了这样的选择。

她原以为爱情的美丽会恒如它开始时一样，充满了兴

奋、好奇、激情和探测。但是，她不知道爱情原来也会变的，不一定是变心绝情，而是自己的心境，彼此的热度，周围的种种因素，联合起来改变了它……她原以为，她和华洋已经定了呢。谁知，华洋的心意也许还不那么笃定，他一向很野，那颗心，野大又好奇，充满了冒险的兴致，充斥着一腔穷人家老大要有所作为、改善家境的雄心壮志，他岂肯在这二十二岁上头就结婚的了？

一经知道自己想到结婚这上头，倪玉琳也吃了一惊！她才二十岁，结婚未免太早了吧？不说别的，她父亲反对，她自己并不高兴，而华洋呢？

看起来华洋的大学生活过得惬意，他定然绝对不是居家型男人。会不会，学校里有些女生吸引着他！

玉琳突觉气血亢奋起来。

姐姐回家去告诉爸爸妈妈有关她怀孕的事。以爸爸做事的节奏魄力，不出两天，她就必须做出选择——如果她还可以选择的话。

玉琳眯着眼睛，盯住华洋压在书桌玻璃垫下一张证件用的大头照上。他真的俊帅得无话可说，即使是在心里充溢着对他的种种不满的此时，看到他的照片，她仍不得不带点爱怜的心软起来。

爸爸有没有让她选择的空间？

华洋会不会定下来？

也许，她唯一的筹码，就是腹中这个孩子！

从获知怀孕后，一直就在茫然、焦灼、害怕、猜疑与举棋不定之中的倪玉琳，在千军万马奔腾之中的思路，不

知怎的，此时突然灵光乍现、一点就通！

是啊，如果她坚持保住这个孩子，坚持不拿掉，还有什么抗争比这一举更明确、更肯定、更有力？爸爸即使千万般不赞成贺华洋，他也只能试着去接受他。爸爸总不会让女儿挺着大肚子而妾身未明的耗着吧？无论如何，她们家可是有头有脸的呀。

当然爸爸会不高兴，说不定有些伤心，不过，那有什么办法？即使她交的是别人，只要不是爸爸亲自挑选的，他一定有话要说，一定不满意，一定生气。所以，先斩后奏的既成事实，就变成她现在危溺时的救生筏了。

怀孕，也是唯一把贺华洋“定”下来的法子。她再也不要分处两地、自己孤零零一个人“挂”在那里、不知尽处的等着华洋了。她要确定知道华洋每天都会回到自己身边，让自己看得到，摸得着，牢牢的拥有。

是的，如果她现在拿掉这个孩子，父亲铁定会严禁她再和华洋交往，父亲会积极的为她安排人生的新路。

这个孩子，这个来得不是时候的孩子，却成为她和贺华洋眼前处境里唯一的神秘联系！

想到这困境中一条出路，玉琳豁然开朗，心情出现一丝阳光，好吧，华洋，今天以前你这样跑，经常丢下我一个人，现在我可要收线，把紧在你脚上的那条红丝线拉回来了。

如此一想，玉琳几乎有几分得意。心一宽，加上孕期的慵懒，让她原本只是要靠一靠的，居然很快就在华洋铺在地板上的被褥上睡着了。